

不思量自難忘

胡適給韋蓮司的信 周質平 編譯



在這幕悲劇之中，他們兩人是編劇、是導演、也是演員，有時還充當看客。幕啓時，既無掌聲也無噓聲，兩人悄悄上台，卻動情賣力的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間悲喜劇。

不思量自難忘

——胡適給韋蓮司的信——

胡 適 撰

周質平 編譯

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

1999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撰 文 胡 適
編 譯 者 周 質 平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 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 6 4 1 8 6 6 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許 純 青
封面設計 張 小 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033-0 (平裝)

序

《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一書去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在兩地出版，引起了相當的注意。讀者的反應約略可以歸為兩類：其一認為，胡韋關係是貫穿胡適一生極重要的一段友情與戀情，將這些史料公諸於世，有助於對胡適人格、性格深一層的了解；其二則認為，公開男女私情，有損胡適「完人形象」。這本書的出版，使我成了「胡適的罪人」。

過去一年多來，我細讀了幾次胡韋的書信，和胡適日記中的點點滴滴。我可以相當肯定的說：胡韋兩人對這一段戀情，從發展到成熟，以至老年時歸於醇厚的友誼，從未有過罪惡或羞恥的感覺；恰恰相反的，兩人都覺得這是一段極珍貴，極值得紀念的男女情誼。胡適在《留學日記》中，記錄了許多與韋女的交往，正是說明胡適有意要將這段情載入史冊，留在人間。

兩人為保留對方的來信，都做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尤其是韋蓮司，在垂暮之年，將胡適五十年的來信、電報、信封，以至於片紙隻字都一一攝影，打字細校，寄給江冬秀，並請求胡適紀念館妥善保管，這那裡是要將這件事隱去的作法。韋蓮司寫給胡適的信，1948年以前的，保留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48年以後的，則存於台北南港胡適紀念館。從兩人訂交到胡適去世的這半個世紀（1913－1962），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中國更是戰火連

年，有翻天覆地的改變；而這兩個個人命運的變遷，空間和時間的移轉更是有滄海桑田之感，但這種種都改變不了這兩個人保留這批信件의決心，這背後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多深的情感！兩個人這樣盡一切可能的將這批信件保留下來，當然有「藏諸名山」之意。文字留在人間，終究是要人讀。我們將這段戀情，這批史料公開，是符合兩個當事人的意願的。

有些傳記材料的公開，在傳主生前是不宜的。但胡適去世已37年，而韋蓮司和江冬秀也墓木早拱，公開這批書信與當事人是無礙的，但對研究胡適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卻提供了新的史料。我絲毫無意把先賢的個人私事做「花邊新聞」式的處理，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爲賢者諱」這種作傳的陳規老例。胡適在提倡「整理國故」時，主張「還他本來面目」。「胡適學」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已經成了一宗巨大的「國故」，我相信，他是不會反對我們「後死者」爲「還他本來面目」所做的努力的。雖然，「本來面目」是個永不可復現的「理想境界」，但傳記作者卻必須時時將此一念存乎胸中。每一份新史料的發現和公開，都爲「本來面目」的復現，向前推移了一分。

當然，將史料寫成傳記，終究不免加入了傳記作者對史料的解釋和剪裁，作者雖無意於「斷章取義」，但讀者終不免有「未窺全豹」之恨。爲了讓讀者能看到胡適給韋蓮司書信的全貌，我把這批書信按年月先後翻譯集印成冊。韋蓮司致胡適的信則因漫漶缺漏過多，斷簡殘編，辨讀爲難，兼以平日工作繁重，一時無力及此，本書僅收胡適予韋蓮司函。

* * *

老舍在《老張的哲學》中，有句話道盡戀愛自由的重要：「人

們要是得不著戀愛的自由，一切自由全是假的；人們沒有兩性的愛，一切的愛是虛空的。」這句話雖然帶著文學家誇大的筆調，但也絕非虛語。凡是從「忠貞」的立場，對胡韋關係做道德批判的人，都不免無視戀愛自由和兩性的愛是一切自由和愛的核心。聖人也罷，完人也罷，終究還是一個人。我們只能在人性的基礎上求道德的完美；我們不能在人性之外，別求道德。人性之外的道德不是虛偽，就是殘酷，這豈不又成了「吃人的禮教」了嗎？

後人爲前人作傳必須分開「是非」(true or false)和「對錯」(right or wrong)。「是非」談的是「真不真」，是屬於「事實判斷」；而「對錯」談的是「該不該」，則是「道德判斷」。「真不真」是有客觀標準的，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不對」則是「見仁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寫《胡適與韋蓮司》，翻譯胡適給韋氏的信，主要的關懷是個「是非」問題，也就是這件事是不是發生過；至於在「對錯」這一點上，我採取的是一種「同情的了解」。設身處地的爲當事人想，不但「你我處此又當如何？」甚至於「聖人處此又當如何？」這點寬容和理解與其說是對當事人的，不如說是對「人」的。

我們不能在人性之外，拿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貌來；我們更不能在歌頌孝道的偉大時，忘了這樣的孝道是用一個人（其實是三個人）終身的戀愛和婚姻的幸福來做爲祭品的。凡是從道德的角度「激賞」胡適的婚姻，而又視任何婚外關係爲罪大惡極的人，多少有著勸人做「烈士」同樣的心理。這樣的道德教訓都是只能責人，而不能律己的。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二十一》中所說：「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這是胡適極服膺的一句話。換言之，

「仁義禮智」要在「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中求，這才是對人性與道德入情入理的闡釋。晚明李贄在《焚書·答鄧石陽》的信中所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也是一樣的道理。有了這樣的理解以後，再來看胡韋關係，我們不但不認為公開兩人的信件，有損胡適的「完人形象」，我們反而覺得這個關係的公開為胡適的完人聖人形象，加上了血肉和感情。

將胡韋五十年的深情細看一遍，才能體會到「父母之命」的殘酷，和胡適婚姻生活的寂寞。胡韋兩人全力保存這批信件，又何嘗不是對這一不合理制度的最後控訴！

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了解，對一個制度的批評，如果不能落實到一個個人的生活 and 悲喜，那麼這種了解和批評終究不免止於抽象的層面。時代也好，社會也好，制度也好，都是由無數人的「業績」和經驗積累延續而成。我們只有把時代、社會和制度落實到一個個人的生活 and 經驗時，才能真正看到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和那個制度到底是怎麼運作的，「禮教」究竟是怎麼「吃人」的。

本集共收胡適致韋蓮司函電、明信片175件，最早的一件是1914年11月2日，最後的一件是1961年4月23日。這些信件現存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是研究胡適生平和思想極重要的一批原始材料。信的小標題是我加上的。這批材料之得以公開，要特別感謝胡適紀念館館長陶英惠先生、柯月足小姐、趙潤海先生和萬麗鵬小姐。其中詳情已見《胡適與韋蓮司》之序言，不再贅述。

周質平

1999年6月7日

在普林斯頓大學



照片中可見胡適自己寫的「印度畫家 Sukla 畫於 1948 年 6 月」



1944 年初冬，法國畫家 Grace Annette Du Pré 所作的胡適畫像

092471

Nov. 1st, 1915

vii

— Miss Williams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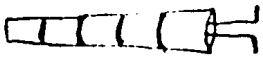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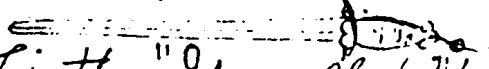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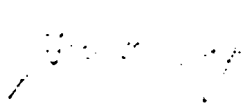
When I stepped out of the subway last night, I was greatly amused by the thought of my failure to see a clue to the meaning of the designs on the piece of Chinese embroidery in the objec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to be "writing-material". The object I referred to looked something like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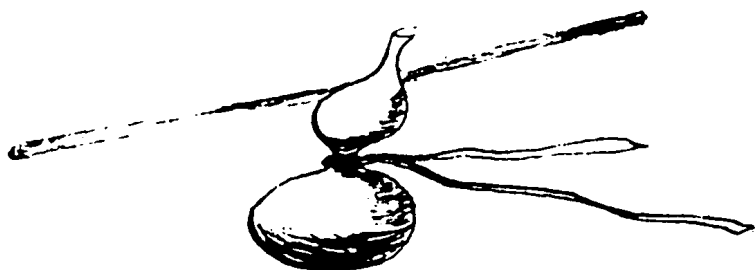


I should have recalled that this thing, called a "Taoist Cylinder." (Tao Tung), is a "musical" instrument and has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one of the "Eight Immortals" — a group

胡適在這封 1915 年 11 月 1 日的信中，用圖畫向韋蓮司說明「八仙」所用的「信物」，共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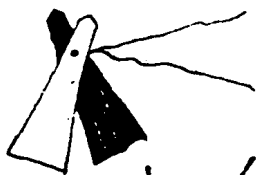
of Taoist deities around whom many fantastic legends have sprung up. If this conjecture is correct, your piece of embroidery wa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Eight Immortals" by representing ^{each} one thing which has been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that particular "Immortal". If so, then there must be in these three (or 4?) round designs on your pirdle altogether these 8 objects:—

- (1) Chang Kuo's 
- (2) Chung-li Ch'uan's fan 
- (3) Lü Tung-ping's sandal: 
- (4) Li the "Iron-Cl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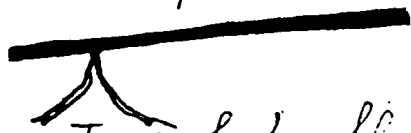


(One of reproductions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Fehollose's book,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is on this "Teggar immortal".)

(5) Tsao Kuo-chew's musical boards:



(6) Han Shiang-tze's flute:



(7) Lan Tsai-ho's flower basket



(8) "Immortal Virgin" Ho's Celestial
Pench or pench

Heartily met. with the best
wishes as ever.

P.S. The Cooper Union Lectures are free
to the public.

前天小生日，承
各位老朋友的好意，或遠來南港
賜賀，或賜贈生日紀念禮物，或贈
詩贈畫，或遠道拍電報祝賀。
各位朋友的厚意使我十分感謝。
請 您接受我最誠懇的謝意。
敬祝 您新年平安如意。

胡適敬上

四九·三·廿九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BY

DR. HU SHIH

*To Clifford
with affectionate regard
Hu Shih*

REPRINTED FROM

EDMUND J. 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41

胡適送給韋蓮司部分出版書籍的首頁簽字照相（原件藏於胡適紀念館），共2頁。

For Clifford
Hu Shih

Reprinted fro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A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Comparative Thought

VOLUME III, NUMBER 1 • APRIL 1953

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 <i>Hu Shih</i> . . .	3
ZEN: A REPLY TO HU SHIH, <i>Daisetz Teitaro Suzuki</i>	25
AESTHETICS EAST AND WEST, <i>Harold E. McCarthy</i>	47
ŚĀṂKARA ON THE QUESTION: WHOSE IS AVIDYĀ? <i>Daniel H. H. Ingalls</i>	69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SECOND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Comment and Discussion), <i>H. G. Creel</i> . . .	73
BOOK REVIEWS	81
Swami Nikhilananda, <i>THE UPAṆISHADS: A NEW TRANSLATION</i> , S. C. Chatterjee, \$1; Alain Daniélou (Shiva Sharan), <i>YOGA: THE METHOD OF RE-INTEGRATION</i> , <i>Jai Deva Singh</i> , \$2; Satishchandra Chatterjee, <i>THE NYĀYA THEORY OF KNOWLEDGE</i> , <i>Daniel H. H. Ingalls</i> , \$3; William W. Appleton, <i>A CYCLE OF CATHAY</i> , <i>Blake Clark</i> , \$4.	
BOOKS RECEIVED	86
CURRENT PERIODICALS	88
NEWS AND NOTES	93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4, Hawaii, U.S.A. Subscription, \$4.00 a year; single copy, \$1.25. Payments in U.S. currency by check, money order, or dollar draft preferred. Foreign booksellers and subscription agents should clear orders through foreign representatives. Entered as second class matter at the post office at Honolulu, Hawaii, U.S.A.



Mr. Henry S. Williams
 La Delicia
 Guayabal,
 Havana, Cuba



1916 年胡適寄了一份他參加「國際關係研討會」的日程給當時在古巴的韋蓮司小姐父親 Henry S. Williams。此為信封和日程首頁，共 2 頁。